

第一部

被台北操纵的危险的 安保、外交政策

因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而洋洋得意的台北

日本国宪法绝对禁止自卫队在海外行使武力，参与战争。但是，1997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日美两国负责外交、防卫的部长级会议（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通过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一指针规定自卫队不仅在日本遭到侵略时，就是在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也能从事后勤支援、提供情报等战斗行为。

一旦发生战争时，敌方首先攻击后方，或攻击搜集情报的作战飞机，这是现代战争的常识。这就意味着，自卫队在发生周边事态时将自动地卷入战斗。履行后勤支援、情报作战这两种战斗行为的重要职能，这本身就意味着参战。

而且，《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所述的“地区局势”说穿了就是设想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由于朝鲜半岛出现紧急事态的可能性较小，可以说，它的真正目的是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作战计划，而日美两国通力合作，共同对付。

这的确是亵渎和平宪法、违反宪法规定的行为。日本政府本应站在维护宪法的立场上，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率先破坏宪

法，这是颇为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桥本内阁定性为最坏的政权。

正如 1997 年 9 月 24 日《朝日新闻》所指出的 此举意味着日本在 21 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完完全全地把自己融合到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去，使自己成为美国的属国。

而且，按照这一指针，“自卫队将承担第三国出现紧急事态时的新的作用”。自卫队将遵照美军的要求，在亚太地区发挥治安官（海外出兵）的作用。

（朝日新闻）由此感叹道：“周围国家将加深对日本总是被美国玩弄于掌心的印象，这将使日本自身的可信赖性受到损害，使日本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朋友，陷于孤立境地。”说得一点不错。

同一天，韩国主要报纸之一的《东亚日报》在其社论中断言：“新指针为自卫队向海外发展提供了依据”。该社论同时也指出：“周围国家将担心会不会重演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梦，理所当然地对此表示警惕。”

这篇社论还断然表示：“绝不容许日本以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借口 走上军国主义和军事大国化的道路。”

中国大陆学者在分析遏制中国的真实目的时，用严厉的口气指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供了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时，日本如何具体支持美军行动的脚本。这是对台独势力的鼓励，是和平统一的障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奇）

中国大陆方面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在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时担任美国政府联络人的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在 9 月 19 日会见记者时说：“美国为对付针对台湾的威胁，有一个

《与台湾关系法》。他并不掩饰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就是针对台湾海峡有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

9月23日台湾行政院院长萧万长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洋洋得意地说：“日美两国对台湾海峡显示的关心，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日美防卫合作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毋庸置疑，东盟各国对可能导致亚洲紧张的日中关系的恶化普遍表示不安。然而，台北人士却普遍认为，由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问世，日本对台湾的认识退回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当时，亲台派首相佐藤荣作曾在《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声称，“台湾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来说十分重要”。而这一切不外乎是日美两国的“台湾帮”游说的一大成功。

然而，与美国的军火工业有密切交往的国防部长科恩在与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会谈时竟令人啼笑皆非地称：“中国也是日美安保体制的受益者。”这番话充分暴露了被台湾操纵着的、高傲不逊的日美两国高层军事领导人的心态。

台湾的李登辉于1997年9月18日，在台中召开的日本与台湾民间交流研讨会上演讲时对在1996年日美加强安保体制派生出来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有如下评价他说：“日美两国在9月份签署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而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这一‘指针’，日本将在其周边地区出现紧急事态时将从事对美军提供后勤补给和其他支援活动。”

李登辉这番话似乎是在告诉人们：台北的谋划终于成为了现实。台北认为，日美安保“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认识是很值得注意的。

台湾毫无疑问是包括在“周边地区”中的。一旦出现紧急事态时，美军将会参与台湾防卫，而日本也将提供后勤支援。只不过这些没有明说罢了。

李登辉还说，“这些规定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将多方面地发挥作用。我们（指台湾）在对此表示欢迎的同时，希望日美安保体制为稳定西太平洋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李登辉的这番表白全是骗人。它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东京和华盛顿在台湾摆布下，在制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上大致上取得了成功。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台湾居然能摆布日美两国政府，听来似乎有点滑稽可笑，但却是现实。李登辉对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访问，也曾使得日美中与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急趋复杂和紧张。说穿了，那是日美两国产业军事体制主导的遏制中国政策的成功。

日美中三国的失策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切不可小看“台湾帮”翻云覆雨的本领。

“台湾帮”盟主梶山静六

这次采访“台湾帮”的新发现是，在桥本内阁中曾任官房长官的梶山静六堪称日本“台湾帮”的盟主。换句话说，台湾的李登辉可通过他直接向日本的首相官邸施加影响。日本的内外政策受到了来自台湾的压力，这一点不能不让人们大吃一惊。

自民党前代理干事长野中广务曾抨击对美国一边倒的小泽一郎是“卖国贼”，这一称呼对梶山也许更恰如其分。透过梶山

的眼光来分析桥本内阁的内外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得见李登辉的战略。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台湾帮”的可怕实力。另一方面，日中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片讴歌友好的声音，事实上却完全相反，正在日趋冷淡。

作者之所以重视梶山的发言，是因为他作为桥本内阁的官房长官，总是渲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入了必须制定有事法制的大合唱行列。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他在入阁前通过右翼的月刊大肆标榜自己的所谓“和平主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众所周知，当时，梶山因为与综合建设公司的丑闻有牵连，被认为是一个有受贿嫌疑的政治家。他好不容易才免于逮捕，需要以“和平主义者”自居，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这明摆着是对日本国民的欺骗。

就这样，梶山坐上了首相官邸新闻发言人的交椅。在田中派的时代，梶山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治家。可是，一旦控制了首相官邸，他的特长突然发挥出来了。那就是作为“台湾帮”与华盛顿进行交涉。

以防卫台湾为目的，强化日美安保体制，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而热衷于制定有事法制（确立战争法律体系）。这一切都是遏制中国的行动。

这是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的行为。为使这一策略付诸实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朝鲜半岛的危机。

防卫台湾的基地，毋庸置疑是冲绳。但事不凑巧，冲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少女的事件，以此为导火线，再次爆发了反美、反美军基地的浪潮。

梶山为解决冲绳问题不遗余力，其实际原因就在于他是“台

湾帮”。所以，就有了普天间基地的归还，海上直升机基地的建设，以及寓意为台湾的“蓬莱经济圈”构想的出笼，等等。

李登辉在台湾遥相呼应，派遣其亲信刘泰英赴冲绳，使出了10亿美元投资的大手笔。投资条件是把冲绳变成类似香港那样的自由贸易区。梶山对此作出了反应。但是，作为日本政府，如果不能在名护市建设海上直升机基地的话，就无法对美国作出交代。

梶山的这个软硬兼施、连台湾也卷入的作战计划出乎意料地碰了壁。名护市的居民强烈反对兴建海上直升机基地。尽管政府千方百计地试图影响市长选举，但市民们还是拒绝在海上兴建直升机基地。

“台湾帮”的盟主梶山着急了。他在辞去官房长官职务后，于1998年1月14日特意赴冲绳发表演讲，强调是否兴建海上直升机基地应该由政府作最终定夺，当地居民的意愿不能左右政治。这简直是否定民主主义的、独裁者般的狂妄论断。

梶山失态了。已经不是政府要人的梶山为何对冲绳如此执着呢？日本的政治家向来是围着金钱和选票转的，梶山的选举区在茨城县，和冲绳并无缘分，也无瓜葛。但是，梶山是“台湾帮”的盟主，冲绳对他来说是事关政治生命的重要战略区域。

梶山的野心是无止境的。眼下，他正热衷于亲手完成有市政法的制定。连他昔日的“老头子”竹下登也感叹说梶山“成不了佛”。桥本首相的后继者小渊惠三周围的人则断言，跟着梶山跑的小渊派议员只有两三个人，这番话多少有点对梶山牵制的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的梶山出于对蒋介石的感恩戴德，一头栽入“台湾帮”的怀抱，这本来是不奇怪的。

原田中派的议员中有不少人追随田中角荣跻身于亲华派行列，但也有人投靠台湾，例如金丸信、小泽一郎以及梶山静六等。背叛田中角荣意愿的也就是金丸、小泽和梶山这三个人。

从这样的人际关系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中村喜四郎因综合建设公司丑闻锒铛入狱，而梶山静六却能逃过这一劫，拼命地与主张修改宪法的小泽一郎搞“保·保联合”了。有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消息。正当梶山与三井建设的关系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小泽一郎却悄悄地跑到台湾去了。这已经得到自民党一位干部的证实。他说说不定是在台湾进行活动以设法中断搜查活动的呢！冲绳的《特别措施法》是由于小泽一郎率领的自由党采取赞成态度才得以成立的。作为回报，小泽一郎也得以从桔共济组合的丑闻中脱身。小泽与梶山这种投桃报李的暧昧关系，是“台湾帮”的共同特征。

说起官房长官，日本大多数国民认为这是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其实则不然。作为官邸工作的负责人，官房长官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位置。由于国会方面的对策上的需要，处理与在野党的关系是其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此外，政府的一些幕后活动或者摆脱政府所遇到的麻烦等，也要官房长官插上一手。

为此，需要有一笔活动经费。这就是官邸机密费。在由官房长官掌管的保险箱里，总是塞满了大把的钞票。这是一个具有魔力的保险箱。梶山掌握这个保险箱，用以开展对方方方面面的秘密工作，所以其成果是难以估量的。

有关日美加强安保体制和制定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国会内居然没有展开像样的议论。这也就证实了官邸机密费的魔力。也没有迹象表明，执政的社民党和自由主义的先驱新党对此作了反抗。

甚至有这样的传闻，说是“社民党和先驱新党都让梶山灌了毒药”。而当时，作为在野第一大党的新进党也不准备正面对抗。菅直人和鸠山由纪夫联合的民主党，还有太阳党也是如此。除共产党以外的各个政党，都被主张修宪的势力所渗透。这一悲惨的现实真让日本国民不寒而栗。

目标是岸信介第二？

在桥本第二次改造内阁时，梶山辞去了官房长官的职务。

“桥本内阁势必会因为经济问题或绯闻而夭折，如果不在这以前辞职就只有跟着桥本内阁一起沉没。”梶山正是从这种出类拔萃的、切中要害的分析出发，放弃了他的职务。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只是到这时候才认识到梶山的厉害。自然，梶山的对头，以加藤弘一为首的自民党领导层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加藤是亲华派的大平首相的得意门徒。他的旗帜虽不鲜明，却偏向中国。竹下登也是如此。

梶山把经济景气对策作为其夺权战略的核心。他再次利用右翼的月刊和周刊杂志，鼓吹要发行 10 万亿日元的国债，把自己包装为“精通经济景气的梶山”。这其中也有内幕。

据自民党干部透露：“发行 10 万亿国债是与谢野馨的弟弟，一位银行家的主意。梶山是掠人之美”。与谢野是主张修宪的中曾根康弘作为监视桥本内阁的密探派到官邸去的。毋庸置疑他是主张“保·保联合”的得力干将，是与小泽一郎有着深交的“台湾帮”议员。

梶山兴许是想在桥本之后坐上首相的位置。他如此强调

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只有和有事时的法制成为一体才能持续起作用。如果没有有事时的法制，就只能是中看不中用。”也只有“台湾帮”的梶山才敢于向有事时的法制这一禁区挑战了。

梶山一直作为“商工族”的议员著称于世。他在担任了一届通产大臣之后，“商工族”的色彩便愈发鲜明了。

所以，即便是同在茨城县当选的叶梨信行也说他从未听说过梶山是“台湾帮”。可见，梶山是多么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另一方面，自民党的老资格秘书则透露说，“金丸信一小泽一郎集团和梶山的‘台湾帮’配合默契亲密无间。”

梶山静六似乎想成为第二个岸信介。这是金丸和小泽都未能实现的梦。

卷入美国大阴谋中的外务省民族派

日本执政党里有“台湾帮”外务省里也有与他们一鼻孔出气的官僚。他们是一批盘踞在霞关的民族派官僚。

20年前曾担任池田内阁官房长官的黑金泰美这样向笔者透露了外务省的真面目。他说：“现在还有一批信奉‘没有军舰就没有外交’的外交官。他们非常想得到武器弹药。”

渴望杀人武器的可不仅仅是军人。黑金的这番话颇为耐人寻味。这样看来，说外务省是修宪扩军的罪魁祸首，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说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是由外务省官僚安排出版

的。我觉得这兴许是事实。

大平正芳曾作为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进入外务省，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不惜一战，他是与外务省官僚较量，与向美国“一边倒”的势力较量。

好在当时的传媒都支持日中邦交正常化。自民党的后台（财界）也倒向北京。田中一大平联盟因此才能在与“台湾帮”和民族派官僚的较量中获胜。

但是，今非昔比。如今风向朝着民族派了。他们以朝鲜半岛危机和“中国威胁论”为口实，成功地促成了日美安保体制的强化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问世。

这显然是“台湾帮”和向美国“一边倒”的民族派官僚的胜利，也意味着战后的保守派主流和自由主义派的失势。宏池会的安田正治说：

“外务省早就存在一股向美国‘一边倒’的势力，他们始终认为日本不需要自主外交。他们和美国国务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美国所说所为的都是正确的，没有必要搞什么自主外交。所谓美国云云，其实是共和党与台湾的国民党相勾结，对国务院的政策施加种种影响。”

大平前外相的智囊对“台湾帮”操纵下的日美两国的政治结构作了敏锐的分析。向美国“一边倒”的是民族派的官僚，是推行霸权主义的美国国务院的忠实鹰犬。台湾地区的国民党与美国共和党沆瀣一气，操纵了美国国务院，然后才有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

安田正指出：“日本正在进入危险水域。”他还揭露说小泽一郎的亲信，原民族派的外务省官僚，如今作为桥本首相助理，正在企图制定有事时的法制。

“如果非正常时期应优先于正常时期，个人的人权势将遭到蹂躏。日本国宪法是以尊重人权为前提制定的。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安田向人们发出了警报。可是，日本国民，甚至连传播媒介也不以为然。

“在前苏联已崩溃后的今天的和平时期，为什么还需要国家主义呢？所谓的日本有事究竟指什么呢？如果是日本有事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有事，美国就可随心所欲了。这可是个大阴谋。”

安田认为，这一阴谋将使和平的日本列岛发生质的变化，即意味着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对战后体制的否定。安田断定，这是对为战后体制而制定的宪法第九条来个釜底抽薪。

“在实际操作中打开一个缺口。这是事实上的修改宪法，是想一点地点地篡改和平宪法”。这是阿马科斯特—小泽一郎联合阵线的目标。其结果，就会使日本成为小泽一郎所谓的普通国家。对这一点，首相辅佐官冈本行夫也是一直抓住不放的。”

阿马科斯特是蒙代尔之前的驻日大使。他是里根、布什时代的“鹰”派大使，与信奉新国家主义的小泽一郎结为至交。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有暧昧关系。冈本对华盛顿说一不二，备受小泽一郎信任。直到不久前，冈本还是桥本首相的外交智囊。用野中广务的语言来说，称得上是卖国贼了吧。

安田这位继承了战后保守主流传统的原大平智囊，对眼下正在实施中的世纪大阴谋一直在敲警钟。

总而言之，日本正在考虑如何更积极地参与华盛顿的谋略和阴谋。这也有军事上的意义。美国整倒了前苏联，眼下正把目标锁定在另一个巨人——中国身上。因此，日美两国在防卫台湾的同时，试图对中国实行遏制。

前首相的智囊惊呼：“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混蛋干！”日本难道想为一心要主宰世界的美国提供军事方面的贡献？！这可是可怕的阴谋！

安田正治从池田内阁以来一直深深参与自民党政治，他对安保和外交政策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他比后藤田正晴还强。

日本许多国民虽然觉得有些蹊跷，但手头没有确切的情报，只好听之任之。但是，安田却掌握了充分的基础数据和大量的情报，对笔者发出了警告。

根据他的见解，华盛顿只是把台湾看成它在亚洲的经济基地，是在总统选举期间提供金钱和选票的基地。台湾是美国权益所在之一。

另一方面，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是冲绳。对美国来说，台湾和冲绳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和军事基地。这一事态有多异常？日本人也好台湾人也好，都有必要予以注意。

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所推行的、毫无道德的外交战略。

“美国一方面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方面又制定《与台湾关系法》，宣称它将保卫台湾。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做法。而且，美国还在把日本拉向这一条路。”

“‘台湾帮’的活动重点是美国是想让美国一动弹日本也跟着走。美国把台湾作为亚洲的经济基地，把日本（冲绳）作为军事基地。宪法第九条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所谓大阴谋正在实施中，就是指的这一点。这是十分危险的。

安田认为，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的目的是要直接与克林顿总统接触，弄清其真实意图。

兴许是离题的话，有关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动向，我在《修宪阴谋》一书中有详细叙述 敬请参阅。

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强化日美安保体制

在冷战时期，日美安保体制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的。它是
以遏制前苏联为目的的军事同盟，其前提是把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搁置起来。

现在，这个假想敌已经不复存在。日美安保的这一基础瓦解了。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从军事领域向经济、文化领域过渡。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日美安保反而得到了强化，且以遏制中国为目标。日美中三国就彼此间签订的条约而言，应该是友好国家。尽管如此，日美两国却在事实上以中国为假想敌，重新构筑日美安保体制。

1996年4月17日 在东京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 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可以说 这是《日美安保条约》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却由日美两国首脑发表宣言的形式强行推出，事先根本没有经过国会的审议。由日美两国不超过 10 个人的官僚炮制文章，使之成为现实。这的确是十分危险的。

笔者将它称之为“1996 年安保”，以区别于“1960 年安保”。为什么要作这种强化、扩充的质的转变呢？在冷战结构趋于消失的今天，为什么却要以遏制中国为目的，对日美安保进行重新定义呢？

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 把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性不

确定性作为其理由和根据，即所谓的“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在这一地区。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都是给本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把这些因素加以概括，大体上有 5 个方面：①朝鲜半岛的紧张；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的大量集中；③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④潜在的地区争端；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

这里，第一条是指朝鲜半岛上的南北方；第二条指中国和俄罗斯；第三条包括俄罗斯、中国和韩国；第四条指的是台湾海峡的紧急事态；第五条指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不难发现，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条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东南亚各国、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军事问题专家一致认为，这一宣言显然是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作出了强烈反应。韩国民间的反对声浪也很高。

中国无法接受的是第四点。《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是以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为对象的。毋庸置疑，日本理应对中国政府有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田中内阁时的《日中联合声明》和福田内阁时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就是这一点。

所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既然如此，设想台湾海峡出现紧急事态，别国加以干预的话，那就是干涉内政，违反国际法。

因此，“1996 年安保”损害了日中关系，也导致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其结果将是促进本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一种最坏的事态。

而且，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两国一致同意对 1978 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由于名称的缘故，日本国民完全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眼下，国会内健全的在野党已经消失，国民对这一违反宪法和国际法的、危险的外交文件漠不关心。而且，可以说一般的美国人、中国人也是如此。日美两国的外交官和防卫官僚因此而洋洋得意。

自卫队能够向海外派兵是民族派官僚的得意杰作。他们的想法已经反映在 1995 年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就好比公然在普通的衣衫下披盔挂甲一般。

1995 年 11 月 28 日，由政府的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批准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 故意吹嘘日美安保体制“有助于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专守防卫原则可以说是对日本国民的公开承诺，眼下却被置之脑后。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远东和亚太地区，其作用和效果还受夸耀。这实在是胆大包天。

在《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国际形势分析这一部分中，可以说比《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更变本加厉，强调了以下一些严重事态 ①继续存在着各种领土问题 ②渊源于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根深蒂固的对立；③存在着复杂而多变的地区争端；④核武器和导弹的扩散，等等。这是扩充军备和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理由。

（新防卫计划大纲）特别强调在我国周边地区（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核武器，许多国家卷入了军备竞赛以及朝鲜半岛的形势紧张。由此断言说：“不能否认在我国周边地区有可能发生对我国安全有重大影响的事态。”

由于前苏联的瓦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在逐步缓和，台湾海峡两岸的和缓也日趋明显。然而，《新防卫计划大纲》却大肆鼓吹有可能爆发武力争端。